



为什么陪鲁迅一辈子

□ 张梦阳

陪鲁迅一辈子，几乎成为舆论对我的一种公认，我也毫不犹豫地认可。的确，从1964年升入大学中文系开始读《鲁迅全集》算起，已经53年；从1969年10月第一次到绍兴朝拜鲁迅算起，已经48年；从1972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首篇鲁迅研究文章算起，已经45年；从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算起，已经38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始终如一，研究鲁迅，无论遇到多大困难，自己处于怎样艰难的处境，都没有丝毫变化，越是遇到困苦越是坚定，越是遭到讥讽越是实干，共为鲁迅研究做了十件实事。其中大事三件：

一、编纂了五卷一分册1000万字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为学术史抢救、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二、写作、编纂了三卷本187万字的《中国鲁迅学通史》，获得国家图书奖，收入《中国文库》。

三、创作了长篇文学传记《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已经成功出版，初步反响甚佳。

在为鲁迅研究做实事的过程中，自己的生命也在消耗着，年过七旬，余生已经不多。但我仍然决心坚持下去。

鲁迅最本质的价值是“立人”思想，呼唤中国人从奴性状态中觉醒，上升到悟性的境界，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真的人”，理性地对待自己和世界。早期，弃医从文，迈开旨在改变人的精神的文艺运动第一步时，他就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的思想纲领；中期，又在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中以阿Q这一典型形象启悟人们不要像阿Q那样颓废、糊涂地生活，而要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外界又是怎样的，做个明白人；后期，1936年10月5日、即临终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还在谆谆教诲自己的同胞：“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品质》。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毕其一生对中国人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原凉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这实质是教导中国人要学会“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以别人的批评为“镜子”照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而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强自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永远是稳定和丰富的。有了这样的心，这种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自觉的精神境界，在世事面前便可以宠辱不惊、乐观洒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鲁迅毕其一生对中国人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

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的精神自由，是以对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的。主体对自己的意识状态、精神世界有了深透的理解与掌握，才能自主、自觉地对己内世界实现有效的整统与完善，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人。一个民族的精神要达到自由的境界，也需要以对本民族精神的深刻自我认识为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本民族的思想家，启悟同胞们对本民族的意识状态、精神世界有一个比较深透的理解与掌握，从而自主、自觉地对本民族的己内世界实现有效的整统与完善，成为自我意识的主人。而鲁迅正是专门致力于民族精神反思的伟大思想家。其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正在于此。

最近，我又进行了深一层的思考：应该进一步从大历史观角度重估鲁迅的价值。

以大历史观审视，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怎样坚持以物质为基础，充分发挥精神的主导作用，是人类自始至终面临的难题。物质压倒精神，以物为本、唯钱是从、物欲放纵、人欲横流的“质化”现象，在中国以至整个世界，是危害人类的最严重、最难以扭转的潮流。鲁迅早期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对物质文明“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拿当前的世界与一百多年前鲁迅所描述的现象相比，一方面赞叹鲁迅的预见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的“质化”现象真不知比百年前严重多少倍了！

所以，用“反抗‘质化’倾向的‘精神界之战士’”一语概括和重估鲁迅的价值，是更为精准、恒久而又合乎时代需要的。

在“质化”倾向危及全人类、中国的时刻，迫切的任务是：重新张扬鲁迅早期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思想。人生的价值在于超越那种低层次的生物欲望，升华到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精神取向影响着人的心态、行为，制约着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在社会的变革时期，精神对心态的影响和制约，往往显得更为突出。鲁迅的作品，从《狂人日记》《阿Q正传》到后期杂文和《故事新编》，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深邃、幽美的“精神诗性”，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最具有精神性和哲理性的，是端正人的精神取向、升华人的精神境界、深化人的思维深度的最佳读物。

牢记鲁迅的这些教诲，以鲁迅为精神榜样，抵制物欲的侵袭，成为“自觉的人”，才是对这位“精神界之战士”的最好纪念。



走着走着就散了，看着看着就倦了，听着听着就厌了……这套嗑网上很流行。诗也好，歌也罢，虽然反映了一些真实的现象，流露出一些真实的情绪，但带给人的，是情切切，更是意惶惶，调子似乎低了些。

这里，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一个“看着看着就好看了”的故事。

那年冬天，父亲病重，我匆忙赶回老家，赶到医院。父亲已80多岁，大夫又特别会“渲染”病情，那心情可想而知。

就在那时候，我遇到了“她”。东北最北的寒冬，天气异常寒冷，医院的窗户都是双层的，结着厚厚的霜。

她经常出现在医院的走廊里，看不出年龄，但看得出是典型的东北农村妇女。每次一出病房的门，她就快速点燃一支烟，然后使劲儿地往里吸，半天，从两个鼻孔里串出两根烟柱。她让我想起东北农村流行的几大怪，其中之一就是“大姑娘叼烟袋”。

但是，这里毕竟是医院啊！家里有亲人住院，心情不好可想而知，那也不能在医院的走廊里毫无顾忌地抽烟啊！于是，我觉得她抽烟的样子很丑，甚至面目可憎。

一开始，我用眼睛瞪她，盯着瞅，实质上就是瞪她，希望能引起她注意，醒悟到自己做了不该做的。可人家倒好，根本视而不见，像没我这个人不似的，让我颇生挫败感。

一次一次，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当面跟她说。于是，我走向她。但是突然，我吓了一跳。她猛然爆发式地大哭大吼，左手打着手机，右手还夹着烟，贴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前，给我一个背影。

在她那爆发式带说的叙述中，我大概知道，她果然是周边农村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好像还在外面有了人。公公病重住院，她是既没钱，又没人帮忙，感觉很难，快撑不下去了。

哭完吼完，烟往窗台儿上

看着看着就好看了

□ 许宝健

一振，又用袖子抹了一把眼睛，快速到病房伺候病人去了。

此后，我在走廊里经常碰到她，她依然一个人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有时候依然到走廊尽头的窗前抽烟。

见面多了，我觉得，她不是那么难看了，就连抽烟，也不是不可以容忍了。有两次，迎面碰上的时候，我还冲她点点头，但是，她匆匆而过，仍然视而不见。

没多久，她公公病好可以出院了，她跑来跑去办出院手续。忙碌中看得出，她是很高兴的。

走廊里，她搀扶着公公走过，我望着她的背影。这时候，她转过身来，冲我笑了一下。因为笑得有些夸张，露出了被烟熏得有些发黄的牙齿。

那一刻，我不但觉得她不难看，简直觉得有些好看了。

此日天山飞渡时

□ 刘士林

5点起来，匆忙吃点东西，就赶往虹桥机场。

8点半左右，飞机准时起飞。一升上天空，心中就被一种莫名的感伤心绪笼罩，是因为在低回婉转的江南待得太久，有愧于那片苍茫浩瀚的雄性疆土么？

阳光很快强烈起来，想到还要飞很久，就把舷窗关上，本来是很少这样的。在路上，一直看《疾驰的草原征服者》，看疲倦了就睡一会儿，睡醒了再继续看。如是循环往复，打发时光。这本书，从欧亚大陆的视野展开，以五代为中心，写了中国北方最动荡的600年间历史。正好看到沙陀部落的奋斗史，过去对此了解很少，只是偶尔从京剧《珠帘寨》等知道李克用、十三太保等。这次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除了这些北方的勇士英雄，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膂力、顽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魅力支撑着晚唐以后的北中国大危局，更因为他们都是活跃在我的故乡——燕赵大地上。在我的血管和生命深处，说不定还流淌着他们的血液，隐匿着他们的气质呢！我一边读，一边想象着他们金戈铁马的性命豪赌，为这些半开化的野蛮人的胆略和韬略，一次次地感喟、感动和惊奇。

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内心深处的一股涌动，把我从浑浑噩噩中唤醒。打开关闭的舷窗，下面已是一望无涯的茫茫戈壁。黄烟黄雾黄尘大片大片地腾起，令我想到庄子说的“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想到王勃的“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开始，我以为是进入河西走廊了，真心感谢上苍此刻拍醒我，让我可以幸运地欣赏一下在书本中熟稔的祁连山和古丝绸之路。但没过几分钟，就觉得不像，因为飞机已开始跨越天山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远处如白云般的雪峰，它们连绵起伏，几乎

和飞机差不多高，尽管隔着舷窗，我仿佛仍感受到它的万古高寒。耸立中间的应该就是托木尔峰，如同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也像一个巨大的莲花台，群峰环绕，刺破苍穹。从南坡到北坡，飞机好像就是环绕着它飞行的。此刻的我，目不转睛，心无旁骛，以一个长长的注目礼，完成了自己的礼赞和献祭。这就是传说中作为万物之源和生命圣地的欧亚大陆的主脉啊！

这十几分钟的路途，我的心中，一直被莫名的喜悦和莫名的感触填满又冲决开，但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想不起，如同回到了庄子所说“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口”的“物之初”状态。

当时一个近乎本能的反应，就是后悔没有带相机，把眼前雄伟圣洁的景象留住，并与友朋分享。但手机已老老实实地关闭，也不敢重新开启。情急之中，想到背包中的Surface。平时每次开机，总是先跳出相机，要先关闭，才能工作。但真是奇了怪，这次匆忙打开，不仅相机没跳出，在桌面上乱七八糟地翻拣，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功能件。于是，只能怏怏地看着天山雪峰从视野中隐去，如同世间很多我们想留住的东西一样，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大道无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是上苍不允许我用人工的东西侵犯它吧。

我安慰自己说，还是写首诗吧，为这种生命的奇遇和震撼留下点痕迹。当时硬着头皮，想出了头两句，后来又补了两句，用来纪念我的关山飞渡。诗云：

千里狼烟犹未了，
万勿冰峰已比肩。

此日天山飞渡时
一样悲欢北戍边。

文化随笔

曾一智女士前些天走了，知道这个人的朋友们用不同的方式告别这位可敬的人。如今的人们常常有不同的“圈子”，而她所属于的那个圈子，是哈尔滨和北京的文化遗产的热爱者和保卫者。在刚刚度过六十春秋的年华里就告别了自己一直孜孜奋斗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她心里该有多么不舍，这是可以想象的。她并非仅仅为自己的生活而活着，而是把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到了分文不挣、甚至要自己搭钱的事情中，而那些事情，通常人们并不视为“公益事业”，无人领导，无人分配任务，当然也无人发薪水奖金，然而那却是最高端的公益事业，是为一个民族的后代子孙更多地留住文化遗产。

在民间，投身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事业的人也不仅仅是曾一智一个人，但她是一个标杆。在她病逝之后，人们悼念她，同时也联想到遍布各个城市中的历史建筑。往往越是古老的城市越是存在让人挂念的历史建筑，它们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家底，是不可复制的时光印记，是难能可贵的审美资源。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已失去很多，我们不能继续失去，曾一智等人士的孜孜以求，大抵就在于此。

就以曾一智生前奔波的北京而言，近些年丢失的优秀传统建筑太多了，首屈一指的当属崇文门外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提起“十七间半”这个称呼，只有红学界和文史界一些人知晓，因为那里与为中国文学赢得世界性荣耀的曹雪芹息息相关。那里原来是蒜市口16号，后来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在北京多个有可能是曹雪芹活动之地的遗迹中最具权威意义。那里是唯一的清代皇家档案中有明确记载的曹家住宅。清《行部移会》载明，当年雍正帝下令抄没了曹家后，“恩准”将赏给隋赫德的“京城崇文门

外蒜市口地区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所以，红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是目前有关曹氏在北京居住唯一有史料依据的地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曾几次随崇文区政协文史委员会踏勘这所院子，多次研讨之后，文史委员会欲倾力保住并用好这个院落。1999年的时候，由崇文区政协、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中

蓦然回首泪满襟

□ 赵润田



文化遗产保卫者——曾一智

的地方，也还聊以欣慰。后来，又以距离地铁换气口过近之由，向东迁移重建。然而，至今尚未建起，“十七间半”几乎逐渐被人淡忘。

与此相应的，是通州张家湾曹宅的命运。张家湾作为运河漕运的北端码头，在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敕建古碑、老桥仍在。就红学而言，曹雪芹家在张家湾有房宅、当铺，村里还有一条叫做“花枝巷”的胡同。前几年出土的曹家墓碑是真是假还热闹了一阵，但此地与曹雪芹的关联是足以让红迷牵

挂的。我非红迷，但文史迷踪吸引着我前去踏勘。未料兜头就是一瓢冷水，整个村庄拆光了，曹宅仅存的水井，成为地上物，烟筒一般矗立于地面上。问之当地人，得知占地三尺，都卖给附近高速公路垫地基了，而那座“花枝巷”路碑，则斜倚道边。

让文史爱好者从“揪心”到“痛心”的，更有宣武门外那一片自明代初年延续到今的上百座会馆和著名历史遗迹。达智桥、上斜街、下斜街、椿树胡同和骡马市、菜市口以南那一大片地区的会馆，不但与600多年科举制度息息相关，而且是戊戌变法的策源地，是孙中山、鲁迅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先驱者在北京活动的主要地区，有的胡同，整条街都是会馆。同时，那一带也是我国近代戏曲尤其是京剧的发源地，几乎所有梨园弟子都曾在那里居住、演戏和学戏。那一地区还有著名的儒福里过街楼，北京唯一的过街楼；江南城隍庙，是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作宣传鼓动、孙中山到北京作过讲演的地方，都在拆迁中淹没、消失。

如此损失，另如王府井以东地区梅兰芳故居、那家花园、沈从文故居等等，几乎不胜枚举，更不必说普通百姓世代居住的成片老街老巷。其结果，是新式楼宇与传统胡同相互错杂，始终成为无法协调的矛盾，以至于成为困扰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的一道难题。

这也正是曾一智们最近十几年来奔走呼吁的原因。仅仅靠着给文物建筑“挂牌”的办法拯救不了一座城市的文化遗存，而只能保住“盆景”式的标志。这需要从政府到民众的民族文化意识。

杂文撷英